

【闽都新谭】



## 晨课

■庄梅玲



李海燕/图

一个脚印,踩在地砖上,也踩在时间的节拍上,踏实得让人心安。

今年夏天,我见他们十指相扣,并肩走出小区,穿过马路,去买几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再绕道捎回些沾着晨露的蔬菜。他们言语极少,偶有低语,也旋即散在风里。从青春讲台到暮年小径,他们之间的默契,已无需言语来承载,那是一种被时光反复揉搓、浸润后生成的温情。

周末的清晨,是属于那对父子的。六点三十分开始,进行为时一小时的羽毛球较量,是他们雷打不动的约定。父子俩先是绕着小区跑上两圈,让肌肉和关节醒过来,变得轻盈而富有弹性。而后拉开球网,洁白的羽毛球便化作他们相互对话的精灵,在空中来回穿梭。

跳跃、挥拍、扣杀、扑救……汗水在朝阳下闪烁着细碎的钻石般的光芒。儿子的一记猛扣,带着年轻的锐气;父亲救球的步伐,虽略显沉重,却总能透着一种不肯服输的韧劲儿。这一小时的晨课,他们用奔跑和挥拍,共同编织着一张网,经纬是亲情,粘合剂是汗水。他们合力网住的,是流淌的时光,何尝不是彼此陪伴的当下呢?

还有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齐耳短发烫得纹丝不乱,像秋后打理得整整齐齐的麦茬。因为股骨头坏死,轮椅成了她的半副形骸。每日,由保姆推着她,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进。

老太太双脚虽被禁锢在立锥之地,笑容却像解冻的江水,自由而温和地流淌。每一个迎面走来的,在她

眼里都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小伙子,精气神足着呢!”“这裙子颜色好,衬你!”她总能从最寻常处,撷取一星半点的火光,用话语轻轻一吹,便燃亮了路人一片小小的天空。

我遇见她,总会不自觉地慢下脚步,回应着她的问候:“阿姨,您今天的卷发打理得特别精神。”“阿姨,您今天的气色特别好。”有时,会瞥见她目光掠过奔跑孩童的双腿,那嘴角的笑意如风中的烛火,轻轻摇曳一下,随即又稳定地、明亮地燃烧起来,转向下一个路人。这位古稀女郎,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方式,向每一个经过的人昭示:生命的欢愉,原是可以超越形骸的囚笼。那具轮椅,不是束缚,是她播撒光明的移动座驾。

我的父亲,几近七十,也曾是这晨练场上一道不知疲倦的影子。从五公里到十公里,他的脚步坚实得如叩问大地的鼓点。如今,他的阵地转移到公园里更开阔的半程马拉松跑道。受他影响,我也常在早上六点推门而出,踩着跑鞋,像一个小小的信徒,追随着晨光,一圈,又一圈。

随着日头渐渐高了,人影稀了,声音也淡了,小区又归于宁静。这每日的晨课,便也悄然散学了。然而,那每一步的坚持、每一句的问候、每一次的陪伴,都像是生活这位沉默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白色粉笔字,看似会被风吹散,实则早已刻进心底。它教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在琐碎和局限中活出生命的辽阔,如何在看似循环往复的日子里,酿出一丝属于自己的、温热的甜。

这温热的,不张扬,不炽烈,只如北方冬日窗上的冰花,在寂静的夜里悄然生成,于晨曦中默然展现它独一无二、素洁而坚韧的图案,日日更新,滋养着巷陌深处,我们共同的光阴。

## 辣椒里的乡愁

■陈国亮



辣椒红得刺眼,挂在檐下,一串串的,离乡的人见了,便觉得喉咙发紧,仿佛那辣味已经钻了进去,在气管里爬着,痒痒的,却又挠不着——尤其我们江西人,一顿饭缺了它,便如丢了魂。

家乡的辣椒,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它们从不肯孤零零地生长,偏要三五成群,挤在菜畦一角,把旁边的菜都欺负得矮了半截。父亲弓着腰在田间伺候它们,汗水滴在泥土上,立刻就被吸干了,连个印子也不留。辣椒却不管这些,只管长自己的,绿了,又红了,最后红得发紫,像憋着一肚子火气——这火气,是要点燃农人筋骨里的力气的。没有几簇子辣椒压饭,田埂上的日头便晒得人脚步发软;缺了那点燎喉的灼热,孩子们的书本也仿佛失了颜色。那力道原是父亲用脊背弯成的弓,如今弓弦已断。

前年父亲走后,那块辣椒地便荒了。八十五岁的母亲佝偻着腰,再也抡不动锄头。今年堂哥接手了那块地,辣椒依旧长得热闹,一串串红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堂哥总招呼我去摘,可尝来尝去,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市场上买的干辣椒更不必说,包装袋里倒出来的红艳艳的粉末,怎么也烧不出父亲种的那种滋味。

忽然想起,老家女子出嫁时,父母总要在嫁妆里塞一包辣椒籽——若是嫁到外县,便用红纸包着;若是远走他省,便拿油布裹紧。新妇到了夫家,头件事便是寻块向阳的地,把籽埋进土里。来年辣椒红了,摘一把炒进菜里,舌尖上的灼痛便成了娘家的叮咛。老一辈人说,这辣味里藏着一股子倔劲,女子离了故土,得带着家乡的泼辣性子,像辣椒秧子一样,旱不死、涝不烂,在陌生的土地上硬生生闯出红火的日子。

母亲的手,是辣椒的刑场。那些红彤彤的果实,被她一把揪下,有的剥掉了晒在坛里,有的穿成串挂在灶台上熏,还有的直接扔进滚油里,刺啦一声,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香。孩子们一边咳嗽一边流口

水,眼睛红红的,不知是被辣的,还是被烟熏的——那灶台边,总少不了几只青花粗碗:一碗是辣椒酱,一碗是辣椒粉。辣椒粉是万能的引子,粘上雪白的霉豆腐,便成了咸鲜奇香;拌进腌得脆生生的萝卜干里,又成了爽口下饭的金黄。这便是我们早年书包里常带的宝贝,简陋的铝饭盒里,有了这一抹浓烈,粗粝的饭食也晒出滋味,伴着我们翻过山坳去上学。

在福州工作生活近二十年,我也吃过不少辣椒。饭店里的辣椒油浮着一层金光,精致得很;超市里的辣椒酱装在玻璃瓶里,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它们“太懂事了”,辣得恰到好处,反而叫人失望。家乡的辣椒哪有这般温顺?它们是要在舌头上放火的,辣得人跳脚,辣得人流泪,辣得人一边骂一边往嘴里塞下一口——我那江西的胃,只认得父母田垄里长出的土滋味。于是每年,老家院墙边,父母总要特意为我种上几垄本地辣椒。秋深了,红辣椒便铺满竹匾,晒成干瘪的绛紫;或是细细粉碎,制成暗红的粉末,装进洗净的罐头瓶里。这些瓶瓶罐罐,便成了父母捎来的、晒得发烫的日头、蓄着雨水的泥土味,以及没说出口的牵挂。

现在想来,辣椒的辣,原是一种乡音。在外地听见家乡话,心头便是一颤,跟吃到正宗家乡辣椒时的反应一模一样。味觉记忆更顽固,它不需要回想,直接就钻到心里去了。

冬天回乡,看见老屋墙角还堆着几个干辣椒,皱巴巴的,像老人手上的皮。旁边静立着几个装满深红粉末的玻璃罐。我抬起一个干辣椒捏了捏,里面已经空了,只剩下了壳子。忽然明白,乡愁大约也是如此——看着还是那个形状,内里早就被时光掏空。可那罐中沉静的红,却固执地蕴着燎原的火,无声地,一遍遍灼烫着游子的舌尖与心头。

【书林漫步】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所谓城市的“中轴线”意指其与天地相吻合的本初子午线,即连接城市南北两极的经线。城市“中轴线”既是一座城市的景观、功能与发展轴线,更是一座城市能否发展成为具有特殊意象格局的“主动脉”。《福州中轴线文化》一书的出版,为我们理解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深度的地域性样本。

作者林彬先生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的福州人,因对闽都文化有着独特见解,用中轴线文化贯通福州古今。《福州中轴线文化》并非仅仅满足于对福州城市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而是以“中轴线”这一独特空间叙事为主线,将福州从先秦至当代的城市变迁置于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构建了一部生动的城市文化史。当我们沿着这条轴线穿越福州的历史时空,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物质形态演变,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生成与流变。

## 一、文化视域中的城市叙事

在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多元图景中,“城市叙事”已然成为理解一座城市深层文化逻辑的重要路径。《福州中轴线文化》一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城市叙事范本。有别于其他关于“中轴线”的地域性书写,该书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其深刻而一贯地践行了“城市空间里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现象都是文化现象”这一基本立场。这一立场,与经典城市学论者中提出的“城市文化的内涵是人类在城市时空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论断,形成了深刻的理论共鸣与互文。正是在这样一种宏阔而整全的文化视域之下,“福州中轴线”得以摆脱其单纯作为地理对称轴的扁平形象,被重新发现并阐释为承载千年闽都文化基因的核心物质载体与精神象征。

这一文化叙事的展开,首先建立在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之上。从闽越王无诸筑冶城肇始,城市的雏形便已孕育了权力与空间的初始关系;至唐代建子城、罗城,城市格局在规整中扩张,礼制秩序与军事防御功能通过空间布局得以彰显;及至宋代,“三山两塔一条街”(即乌山、于山、屏山,白塔、乌塔,八一七路两侧)的独特城市格局基本成型,不仅勾勒出福州独特的山水城市风貌,更将自然地理元素深刻地融入城市文化肌理之中;再到明清时期,一条南起茶亭、北至屏山,串联起衙署、坊巷、楼阁、园林的完整中轴线空间序列最终确立。作者向我们生动地揭示,福州的城市空



《福州中轴线文化》,林彬著。

间组织,正是通过“中轴线”这一核心文化符号,将政治权力的宣示、经济生活的脉动、社会结构的层级以及市民的审美观念与精神信仰,这些多元而复杂的文化要素,进行了一种有机的、系统性的整合。

这种将城市的一切发展现象最终归结为文化发展表征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者有力地打破了将城市文化窄化为文学、艺术、民俗等特定领域,并与经济、政治、地理现象割裂开来的传统理解。在这种新视域下,一次市井交易、一场民俗庆典、一栋建筑的兴建与改造,乃至一条街道的名称变迁,都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构成了城市宏大文化叙事中不可或缺章节。透过这条“文化中轴线”,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福州的城市空间史,更是一部活态的、立体的人文福州发展史。

《福州中轴线文化》以其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整体性视野,成功地将福州中轴线从地理坐标转化为一个丰盈的文化叙事文本。它告诉我们,真正理解一座城市,需要我们穿透物质的表象,去聆听空间所诉说的故事,去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意义。这条轴线,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文化脐带,连接着福州的过去与现在,也滋养着其未来的文化生命。它不仅定义了福州的城市形态,更塑造了福州的文化身份,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城市文脉、守护文化灵魂,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与深刻的理论启示。

## 二、历史时空中的文化解码

《福州中轴线文化》一书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停留于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而是将城市文化的解析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平台之上,展开一场关乎“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宏大叙事。

作者在开篇“文化气象”中便提出,“福州中轴线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法象天地”“礼制营造”“中和圆融”“合和共生”等核

心理念,是这些思想在特定地理与历史语境中的生动再现。从这一综合视角审视,福州中轴线本质上是一条多维度的交往之轴,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交织、碰撞、融合而成的文化结晶,其空间形态与精神内涵共同构成一组值得深入解读的“城市文化密码”。

福州城市中轴线从北至南,依次串联起莲花山、屏山、冶山、鼓楼、南门兜、茶亭、中亭街、上下杭、万寿桥、烟台山,直至乌龙江、五虎山。这一完整的空间序列,不仅是传统权力秩序投射于大地的视觉通廊与象征载体,更是福州城市生活绵延不绝的日常舞台,承载着市民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政治精英的庄严仪式与巡游、各地商贾与小贩的喧嚣交易、文人墨客的雅集唱和、普通百姓的节庆狂欢与日常往来,都在这一轴线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历史痕迹与鲜活的交往印记。《福州中轴线文化》通过对轴线空间形态演变及其使用方式的细致剖析,清晰地揭示了从古至今福州社会交往模式随时代而变迁的轨迹。从我们 can 洞察,城市中轴线既是特定社会结构与交往需求的物质产物,又以其独特的空间秩序和场所精神,反作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塑造并规约着特定的交往行为与文化实践。这种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与持续互动,正是推动福州城市文化不断演进、嬗变的内在动力机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福州中轴线文化》对福州独特的海洋文化特质进行了深度挖掘与阐释。福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港口,其城市发展与文化性格从未封闭自足。其“中轴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与外部世界的持续对话与广泛交流。轴线南端所连接的浩荡闽江与无垠海域,构成了福州面向外部世界、开展跨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种独一无二的“山—城—江—海”连续空间格局,不仅在物理形态上定义了城市的骨架,更在文化心理层面深刻塑造了福州开放包容、敢拼会赢、兼收并蓄的城市品格。

因此,福州中轴线的文化意义远超出一条简单的城市发展轴或景观轴线。它是一条流动的、生长的文化脉络,是物理空间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通过对这条轴线的“解码”,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城市如何在其独特的“天地人”网络中,孕育出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充满开放精神的动态文化体系。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用以开启理解福州乃至中国众多历史名城文化基

■陈达颖

因与演化逻辑的智慧之门。

## 三、双重维度中的逻辑体系

《福州中轴线文化》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始终建立在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逻辑体系之上。这一理论立场与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城市的文化建设并不是离开城市其他建设的单纯的文化建设”观点高度契合,彰显了城市文化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在剖析“福州中轴线文化”时,作者既关注物质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又注重精神文化内涵的时代传承,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城市文化认知框架。

从物质维度审视,福州中轴线上的建筑、街巷、广场、水系等物质要素,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最直观的物质载体。这些物质存在不仅是工程技术的结晶,更是深层文化观念的空间表达。轴线北端的莲花山及九峰镇国寺,既是一种地理实体,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城市营造中“因山就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轴线中段的三坊七巷街区格局,既是一种独特的居住形态,也是福州士大夫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这里的每一座宅院、每一条巷道,都是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上下杭的马头墙、雕花窗、青石板路,不仅是建筑艺术的展现,更是福州地域文化特色的物质呈现。从唐宋时期的里坊制度遗存,到明清时期的建筑精华,中轴线上的建筑见证了福州千年文脉的延续。这些物质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精妙的空间组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生动体现了传统营城智慧与地域建筑特色的完美融合。

从精神维度探析,福州中轴线承载着丰富而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活动、民间信仰、传统技艺、文学艺术等多元文化形态。这些精神文化要素与物质空间相互依存、相互滋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比如,轴线上的闽王祠、文庙、城隍庙等重要空间节点,不仅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实体,更是民间信仰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福州中轴线文化》通过对这些物质与精神要素的综合分析,深刻揭示了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物质空间为文化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场所和载体,塑造了文化表达的方式和特征;而精神文化则赋予了物质空间以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使冰冷的建筑成为有温度的文化符号。这种相互建构、相互促进的关系,形成了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这种双重维度的辩证关系,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在耕村书院

■余则昌

【我思我想】



金秋时节,耕村书院在永泰县大洋镇落成。

“耕村”,是晚清道咸时期学者余潜士的自号,是别有怀抱的夫子自道。理学家余潜士(1784—1851),一个当年“福州人士无论知与不知,皆曰‘耕村先生,贤者也’”的教育家,毕生笃诚弘道,力倡程朱理学,从教三十余年,先后讲学于福州鳌峰书院、寿泉精舍等,桃李遍及闽台两地。

“耕村”,代表了热爱家乡、热爱田园读书生活和朴素真实自然的内心宁静取向。“耕”字更贯穿了余潜士一生:他生于耕读世家,青年时期即开始在书田和心田耕耘,在积学与道德修养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他以讲学——“舌耕”为生,直到临去世,他的子侄生徒还常围着他要听他上课。讲课的同时,他不忘“笔耕”,留下一卷卷理学人生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我们今天认识他的重要历史材料。

“书院”对余潜士而言怀抱深长——他出生于永泰耕读人家,成长于鳌峰书院,对书院充满感情,他又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精舍、学馆、书院的教育事业。

在闽学道学学术的传承脉络上,余潜士的学术思想有其重要影响和地位。如,他所认为的“立德、立功、立言”,并不建立在宏大叙事中,而是面向所有普通人,面向日用平平常常之间。他把“格物致知”的哲思,化作了躬行实践的踏实,把“修身齐家”的追求,变成了邻里互助的温暖,变成舅修桥梁、济人济乡的爱。于他而言,幸福不是庙堂之上的功名利禄,而是守住本心、惠及乡邻的安宁。他是永福人(现永泰),他把“永福”的“永”,写出了经得起岁月沉淀的、于人于己皆有益的长久。这种幸福,可以熨平时代的“卷”,而使人心得以抚慰和滋养。

耕村书院落成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200余年的文脉相传,也完成一次对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名人的回望与礼敬。

耕村书院和珠洋文化中心一体,总建筑面积达3327平方米,其

风格极具永泰特有的传统古庄寨形制,与周边田园风光相映成趣。

文化广场上,最醒目的是铜像设计,除了余潜士塑像外,还有“铸剑为犁”与“读书三余”两组塑像——前者表现的是余氏入永始祖千七公奉令军屯来到永泰的事迹,蕴含着对和平与文明的祈诤;后者则是“耕读传家、诗书济世”祖训的具象化。

1250平方米的耕村书院是文化中心的核心建筑,为一座四层大楼,除展示余潜士史迹以及相关文物,并设立“道德讲堂”“先贤厅”“勉学厅”“耕村学社”等专题宣传教育内容。

余潜士史迹展馆门联:“论学端须知务本,读书非必为求名”。其内,史迹展内容更引观者进入历史深处,体味展主的人生况味与奋斗追求——可以看到他暮研晷星,晨读伴鸟的学问生涯;看到他热心公益,为乡村和谐安宁积极奔走;还能看到他的后人张瑞贞等一代代为国纾难的动人情节……以16副馆中楹联为例,如乡贤大堂正联:“仰往古,俯来今,别开眼界;戴高天,履厚地,且荡胸怀”,令人胸襟开阔;旁柱中联:“舍其旧而图其新,拓开灵府;知一尺不如行一寸,踏定脚跟”,余潜士撰此虽是有感于学术,但又何尝不是人生智慧指南?又如家风馆门联:“养气养心归养性;为儒为士要为仁”,积善馆门联:“顾福非幸敬,惟善可自求”,驻足凝望暇思,联语无不精当体贴,仿佛为展馆定制的,令人回味无穷。

耕村书院,一个乡村振兴新基地的落成,它凝聚一代人为守护文化根脉而付出的心血,也终将成为滋养后人、传承薪火的精神家园。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